

## 墨水漬

深夜讓一陣痛楚搖醒，驚恐的雙眼睜開得斗大並凝視著灰黑色的房間。感官直覺搜尋著那刺痛根源，我想那是自舌尖發出。在床頭邊的音響已經撥放完畢，悄悄得睡著不發出一絲聲響，像個乖巧的孩子般。

舌尖的傷口已漸漸癒合，卻不時的竄出一陣刺痛，在深夜裡格外讓人擔憂與驚嚇。輕撫著雙唇，但思緒卻止不住的湧現，關於他。

敲門聲，頻率單純卻不可違背忽略。

蹦出了一陣驚嚇，卻也隨即掩蓋了差點失控的情緒。心跳得十分迅速，只見善旭快速卻輕柔地整整了我那狼藉的衣衫、輕撫我，淡淡的說：「沒事的不要怕。」是他的表弟，只見他的臉上卻也是映著一陣尷尬。

日光映著落地窗，地毯給人的感覺很舒適卻也很陌生。在沙發上看著電影，我樂於享受這系列的消遣。冷氣不時發出聲響，一陣一陣的隨著陰影的拉長而漸漸減緩頻率。消遣時間，我喜歡這麼說。

彷彿，只是彷彿。沙發如同時光機般讓人無知，窗邊那盞無聲的影子越來越傾斜、灼熱的日光也蛻變成了溫柔的月光，就像女孩成長為女人般那樣地嬌媚。沙發的溺愛、地毯的輕柔，是在編織或是在釀造。這一抹的時間含括的是難忘。

印象中是拿起了筆的關係，食指及中指被渲染得有些憂鬱。

今日早晨的課堂上，思緒使鉛筆畫出了一道路標。同學問我怎麼這麼沒有精神，聳聳肩，卻顯得無力。我隨手拿著紙筆畫出一個日期還有一個島國。日光燈照出了明白的那面，卻格外的刺眼。我揉揉雙眼，坐在左側的善旭拍著我的頭、拉著我的手，說：「打起精神來，還有時間。」

牛肉麵的中餐，庭好切著那翠綠菜蔬，我理著火紅的番茄，是一陣的沉默夾雜在眾人的嘻笑之下。韓式廚具、中式料理；善旭的弟弟，善汎悄悄的走過問我們需不需要幫忙。我們笑著對他搖頭，只見他便提著鞋子到落地窗外，可想而知的是與日光一同享受香煙的氣息。

這是後來我與善旭在沙發上對話時，善旭告訴我的。或許是美國的陌生、或是我們稱為Homesick的一種疾病，困惑是他的迷思，也讓他止不住對菸的迷戀。其實我並不懼怕菸的氣息，只是在可以的時候避免它，社會的觀感總對Smoker有著一種無形的標籤，一如同善旭對自己弟弟抽菸的無奈，卻無法改變。畢竟，離鄉的自由，意外的簇擁了寂寞與困惑。善旭不支持善汎對菸的依賴，也不阻止，因為誰都沒有資格去對任何一件事寫下一篇充滿個人主義與意識的評論或發表。

客廳已經變得十分沉默並且表現出成熟女人的樣貌。

我靠在善旭右側的胸膛，上演的是疲倦，可眼神有些灼熱，我想；畢竟緋紅的雙頰是這樣子低喃告訴我的。累了，時間的沙漏原來裝的不是只有沙。

我低頭看了看右手中指上那深藍的墨水印漬，已經被水沖淡了不少。可卻還隱隱地可見它的憂鬱，無聲無息，卻特別地刺痛。無意識的抬頭，對上了他那深邃的雙眼，我還記得。記憶總是那樣深刻，卻總是有些難以觸即；一萬哩的距離，夾雜的除了海水的味道，或許也含蓋了幾分藍。像墨水一般的燦藍。

在沙發上的我們，善旭揉著我的髮，撫摸一只耳垂。這一刻的沉默是被凝聚的，伴隨落地窗邊那淡黃色月光，製造了擁抱。沒有人願意開口說話，喘息、心跳，套一句偶像劇的說

詞：讓時間暫停在那一刻有多好。

眼淚在被釀造的過程中，我將額頭靠上了他的頸、他的肩膀，播放完的電影只剩銀幕依舊亮著光，而此刻他的擁抱轉而輕撫，從腰際無聲滑進了襯衫下的肌膚。溫柔的淺黃色玄關燈亮著，凝視這一切。

而沒有預警的，他深邃的雙眼再次與我交會，親吻，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猶然記得在離美的前一晚，那是個沒有月亮的夜晚。友人們的喧鬧被鎖在房門外，說了再見後想微笑卻顯得力不從心的我忽地泛了一陣鼻酸，他擔憂的眼神，那一刻的我如同被允許般被擁入他的懷抱中。「吻我。」環繞著他的頸，有一陣痛從胸口蔓延到了雙眼、雙頰，直到視線模糊，當時的我像個孩子一般。眼淚滲入了他那天身上的衣衫，卻遲遲沒有揮發。就像對他的想念一般，現在仍感到十分濃郁。

他的吻很溫柔，卻也帶著他血液中不可抹滅的大男人主義，有一點強勢。

沙發上的那夜，唇上的溫熱意外的竄入了他寂寞的舌尖。擁抱後的愛撫，我無力也不想阻止。被稱之為動情的那一刻，心跳的頻率卻總令人記得的那麼小心翼翼；而猶可見喘息的輕柔在被解開的襯衫扣子下，格外的生澀。

僅存的理智瞬間提醒深陷其中的我，想試圖阻止，卻隨即被他那深刻的吻再一次的覆蓋。而伴隨著更深、更忘情的觸摸，深入花徑中的愛撫讓我已無力反抗他那刻放肆的占有。

敲門聲，伴隨著意外以及驚嚇，卻也終結了這失控的激情。

猶記的離美的前一夜，他捧著我的雙頰伴隨著我們的最後一個深吻，還有最後的擁抱。

在灰色的雲朵、斗大的明月以及燦燦星空下，是最後一次讓他帶我到學校附近的銀行，因為舅舅在電話裡說他會過來接我。

街上，善旭牽起了我的手，掌心的厚實以及溫度格外的讓人難分難捨，卻又夾雜著幾分的無奈。有些意外，被開車的舅舅看見了牽著手的我們倆，我臉上浮起了一陣尷尬，卻慶幸著身旁的他沒有因此放開我的手。

「不要忘記我。」他說。

輕聲道別，我望著他那深邃的雙眼以及身後藍灰色的天空。

「我們會再見面的。」

不開燈的房間，安靜盤旋在屋頂的上緣，濃厚的思緒包裹了棉被還有空氣。他的話似乎還在迴盪，只是我已在一萬哩以外的彼岸。